

人生有幸遇良师

■张毅

“人之初，性本善。性相近，习相远。苟不教，性乃迁。”话虽浅，理却真。回顾求学生涯，感谢4位老师，在我人生的不同节点，给予及时且关键的帮助，让我受益终生。

► 李老师

我8岁那年，母亲因突发疾病撒手尘寰，留下懵懂的我与父亲相依为命。父亲无法接受突然袭来的变故，一度情绪低落，精神萎靡，无心操持家务。一时间，我连吃饭穿衣都成了问题。那时，我在县城的一所小学读二年级。县城不大，班主任李老师跟我们家住得很近，她得知这个情况以后，每天上学前、放学后都会专门来照顾我——上学时给我带早饭，有时放学家里没有饭吃，还会带我去她家里蹭饭。

一个细节让我印象很深刻，当时有一部电影《妈妈再爱我一次》，风靡全国。每一次上课前唱歌，班长或文艺委员经常起的一首歌就是电影的主题曲《世上只有妈妈好》。作为一个刚失去母亲的孩子，我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流泪，到后来，听歌时我就用手把耳朵捂住。李老师观察到这个细节以后，走到我的身后，把我的手挪开，拍拍我的肩膀。

下课之后，李老师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，对我说：“人生会遇到很多事情，会遇到那样的挫折，咱们只不过先遇到了。以后的路还很长，在这个过程中，第一，不要自卑；第二，要坚持上进；第三，要相信有希望。你还有父亲，还有家人，还有老师，还有同学们，可以相互帮助。”在那个时间段，李老师可以说扮演了我半个母亲的角色，给了我关怀与温暖。毕业之后，只要有时间我都会去看望她，李老师去年因病去世，享年80岁。这是我所遇到的第一位良师。

感谢李老师，温暖了一个孩子孤单的心。

► 丁老师

1996年，我在县城读初中。当时的校长对学生十分严厉，不受学生欢迎，被学生起了个外号叫“老牛”。那年秋季学期开学，经过两个多月的暑假，土操场上的马鞭草已经长得有一人多高。初二的时候，我是班长，组织同学们在操场上拔草，暑假刚刚过完，大家还没有收心，干活有气无力，但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把责任片区的草拔完。我就跟大家开了个玩笑，说：“你们不好好干，‘老牛’来了。”哎！说了这句话，果然管用。同学们一下子四散而逃，都去拔草了。突然，有一双大手抓住了我的肩膀，我扭头一看，是校长，我的玩笑话被他听到了。他语气凶狠地下唬我：“走！跟我去办公楼！哪个班的？马上开除！”

当时，我心里十分害怕。自忖父亲的脾气很不好，要怎么样给父亲交代，要怎么去另一所学校读书？

回到教室时，碰到了班主任丁老师，她看我失魂落魄的样子，就询问我发生了什么事。听了以后，丁老师安慰我：“这个事你不要担心。”转身朝行政楼走去，找校长为我说情。不久后，她回来跟我说“不要多想，好好读书”。我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。

感谢丁老师，及时安慰了一个少年惶恐的心。

► 高老师

我自初中以后，数学就学得有点吃力了。上了高一以后，我基本上就放弃数学了。数学考得最差的一回，150分的卷子考了24分，但我的文科成绩尚可。1999年，县里有一个“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”主题的演讲比赛，经过层层筛选，我代表学校去参加演讲比赛，得了全县一等奖。

到高二，我基本上数学作业都懒得交了。但不交作业，课代表就会追着要，所以作业我依然交，写什么无所谓。有一天，作业发回来时，我的作业本里面夹了一张纸条，是数学老师高老师的笔迹：“你文科不错，听说最近你在全县的演讲比赛中还得了奖，老师祝贺你。但是无论你以后是选择文科还是理科，学好高中数学，都会让你的逻辑思维性更强，都会让你更睿智。”

一时间，我热泪盈眶，心潮澎湃。在我自己放弃的时候，老师还在给我加油、给我打气。没多久，高老师让我和其他几个同学去他的宿舍补课。经过他一年多的精心辅导，高考时，我的数学破天荒考了70分，那可是我上高中以来考得最高的一次。在他的辅导下，我们一同补课的三四个学生，高考成绩都提高了，虽然70分不算高，但对我而言是个巨大的成就。

而且当时，我们都以为高老师要收补课费，然而他没有收我们的一分钱。他只是出于一个老师的责任心，觉得我们还有提升的可能性，所以费心费力地拉扯着我们不断进步，不抛弃、不放弃。

感谢高老师，唤醒了一个学生坚持的心。

► 贾老师

最后要讲的一位良师，是我的大学老师贾宇。那时，我在西北政法学院（今西北政法大学）读书，贾老师是我们法学一系的系主任，给我们讲过刑事案例分析的课。

2002年，我们系迎新晚会的最后一个环节中，贾老师跟我们开展问答交流。同学们问了各种各样的问题，贾老师都亲切地回答了。活动临近结束时，他送了我们在场学生一句话：“无论走到哪里，都希望我们能记住——看人长处，记人好处，帮人难处。”做人心胸要开阔，人无完人，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优缺点，但是我们永远要看到别人的长处；在我们的生命中给予我们帮助的人，我们都要记得；同样的，在别人危难的时候也要给予帮助。很多时候，帮人的人都已遗忘，但是得到过帮助的人，他们会记得，就像我记得每一位给予我帮助的恩师一样。从我刚入大学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，这3句话我仍铭记于心，影响着我的为人处世。

感谢贾老师，指引了一个青年迷茫的心。

这就是我与4位良师之间的往事，每年教师节前后，我都会想起他们，衷心祝愿所有的老师幸福安康，也希望每一位学生都能遇到自己的良师。

（本文作者为陕西兴平人，2006年大学毕业入川工作，定居乐山。）



霜余柿子鲜

李海波 摄

染就一城秋色

■商艳燕

从乡间走过，玉米、高粱、麦子的头顶染上了一层浅黄的秋韵，举目望远，北方的秋天已经镀上夕阳的颜色，四面八方都述说着丰收的喜悦，也染着淡淡的离愁。

劳作了半年的大地并不说疲惫，它只是变得丰富，可是冬天从深处蠢蠢欲动，想要重新接管北方的仓库。冰雪在遥远的地方等待，大地即将陷入沉沉睡眠。有些田地已被收割，收获的快乐与休憩的茫然，同时降临到空旷的田野中。鸟雀迎来幸福时光，尽可以吃饱。浅滩、湖泊、河流上再次响起南归的歌唱，这时又蹭上了中年的衣衫。“带我去远行吧！”它们大胆地说出自己的想法。水面上，小野鸭们欢快地聊天、拌嘴，直到有一天它们嚷着离开。

城里人的秋天是从路边的除草工作开始的。然而草木也在做着最大的抗争，风干、打籽、成熟、掉落、飞走。割了数次的草地上，新叶子又飞快地钻出来，几天工夫就完成了开花结种的任务。秋天的时候，我被草木的精神感动。修剪过的灌木，用不了几天的工夫，又会伸出无数自由自在的枝条。

谁也无法真正掌控秋天，秋天一直在坚定地表达自由自在的决心。侧柏结出灰亮的点点繁星，忍冬用鲜红的小浆果为自己做点缀，丁香、女贞把芳香留给5月，其余的时候就是养育数量庞大的种子娃娃。海棠与山楂把树变红了，云杉与油松的松果挂满枝头。阳光探询松果的秘密，它打开坚硬的内心，带着翅膀的小心事飞到草地上。元宝槭、臭椿、桉叶槭、白蜡树种子唱着、闹着、飞着。栾树的小包裹哗哗作响，银杏把秋天变得金黄。天空辽阔又安静，鸽哨响亮划过天际，犹如18岁的歌唱着永不回来的青春。

如果你恰好好在草地上，那么请蹲下来看看被绿色、黄色、红色织出来的地锦吧，无数粒种子在窃窃私语。马齿苋的花看似不起眼，然而花落处却有数百粒种子结出来。这些植物之所以在大地上无处不在，与它们强大的繁衍的决心是分不开的。你能想象灰灰菜、狗尾草、猪毛菜有着怎样浪漫的粉色与红色

吗？再平凡，也有一颗爱美的心。

车前草、牛筋草、田旋花、画眉草、夏至草、拉拉秧、独行菜、苦苣菜、附地菜、虎尾草、紫花地丁……它们曾有过辉煌的春夏旅程，此时也一道被当成杂草清理。可是我听到了它们勇敢地呐喊，生长吧、开花吧、结种吧！这可是秋天啊，再不努力就来不及了。它们又站在秋天平等的爱抚之中了，时光永远都不晚，只要开始就会有美好的事情发生。

粘在童年裤腿上聪明的婆婆针、苍耳、蒺藜、拉拉秧，像固执的小孩子，此时又蹭上了中年的衣衫。“带我去远行吧！”它们大胆地说出自己的想法。苘麻、芦苇、拂子茅、茭苳草、柳枝稷、蜀葵、曼陀罗、红蓼、田葛缕子，都有着高大而健美的身姿，带着胜利者的姿态站在秋风中。秋风脾气正好，并不撼动谁，只是带它们摇摆出一曲秋天的合唱。灿烂的一生、执著的一生，都在此时表达得淋漓尽致。萝藦紫色的花躲在灌木中开放着，它的幽香从《诗经》中的“芄兰之枝”中飘逸，结出香甜的果实。可是秋风脚步加快了，萝藦也要像蒲公英、飞蓬、小蓟、鹅绒藤一样飞到四面八方。

飞吧，飞吧，生命原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式，去旅行、去相遇、去追问、去求索。我在各处采摘种子，牵牛花、蜀葵、桔梗、金鸡菊、铁线莲、射干、紫菀、波斯菊……它们细碎地掉落到纸袋中，今年的花落了，明年的花一样四处开放。我在心里灌溉着一个没有围墙的花园，没有分别的花园，没有冬季的花园，它们会在我的文字里，开出永恒的花。

秋天是一场童话，陷我于明朗、繁华、幽静、欢喜、忧伤的时光迷宫之中。秋天的时候，我走到哪里都步履缓慢，每一株植物都在向我致意，争着讲述它们委婉、坚强、可爱、美丽、平静、热烈的一生故事。它们讲得那么急、那么多、那么好，像秋天的细雨，纷纷扬扬。我停下来，站在秋天的路边，风把植物们的歌声送到耳边，梦在无边无际地蔓延。

等风凉，等霜降

■贾芸册

霜降的时节，特别容易想家。想念那间老屋的土夯墙，想念门前那棵被秋风吹红的柿子树。

老屋所在的院子，太奶奶住过，奶奶住过。家传四代，老屋也翻盖过两三回，每回都觉得柿子树占地，可最终，它还是被留了下来。仿佛它扎下的不只是根，更是这个家看不见的脉络。

听说，这棵柿子树的小苗，是随太奶奶的花轿一起来的。到了奶奶当家时，它早已枝繁叶茂，挺拔如盖。它就在房前自然生长，无人特意照料，唯有年底池塘清淤泥时，爷爷会挑上两担，埋在柿子树下做肥料。

奶奶最爱在这深秋时节坐在树下，看柿子由青转黄，再由黄泛红，像一盏盏小灯渐次点亮枝头。素朴的院子被映亮了，奶奶那双看过几十年风霜的眼睛，也被映亮了。

只有我们这帮孩子最是心急。那些半红半青的果子在叶间探头探脑，惹得我们天天仰着脖子，目光里尽是饥渴。趁奶奶忙着生火做饭，我们便偷偷找来竹竿。可青柿子硬邦邦的，敲不下来，熟透的又一碰就烂，急得人抓耳挠腮。胆子大的男孩便往手心唾两口唾沫，“噌噌”往树上爬，急得奶奶大喊：“快下来！树丫脆，摔下来可怎么得了！莫急，再等一阵，等霜降了，风把柿子吹红了，人人都有份……”

我们总在猜，秋风几时会来，没等我们猜出答案，霜降便悄然而至。经霜的柿树叶，橘红或者暗黄的，驾着秋风纷纷落下。枝头的柿子仿佛一夜就红了，火红的柿子挂在高高的枝头，像一个个红火喜庆的小红灯笼。这簇喜庆的红，便成了萧瑟村庄一道沉静燃烧的火焰。

“秋分柿子如瓜皮，霜降柿子软如泥。”这话一点不假。霜降后的柿子，上面蒙着一层薄薄的白霜，像姑娘脸上羞答答的纱。下柿子那天，是孩子们的“大日子”，爷爷扛着长长的竹竿，竿头绑着铁丝挽的网兜，看准一颗，高高举起，网兜对准柿子轻轻一拧，果子便稳稳落入网中。树下的我们一哄而上，从网兜里抢出柿子，甚至没耐心撕皮，直接用手指在软乎乎的柿子上抠个小洞，撮起嘴唇猛吸一口。那果肉软糯、清甜，凉沁沁地滑入喉咙，成了秋天独一无二的甜蜜印记。

奶奶总要叮嘱：“树上的柿子，不能摘尽，得留些给过冬的鸟儿，花喜鹊、麻雀也得尝尝鲜。”她望着枝头剩余的那片红，又说：“留些红彤彤的在树上，过日子也有个红红火火的念想。”

后来，我外出求学、工作，离老屋和村庄越来越远。每年霜降前，奶奶的电话总会准时响起，告诉我柿子又快红了，等我回去一起摘。可我，却再也没有在霜降时节回去过。直到爷爷奶奶相继离世，我才再次回到老屋。那已是霜降之后，寂静的村庄里，土黄的夯土墙静默着，青瓦斑驳，黧黑皴裂的树干沉默地伸着枝丫。就在那稀疏的枝头，竟还悬着十几颗朱红的柿子，圆润、饱满，像凝固的火焰，在灰蓝的天色下，渲染成一幅苍凉的国画。

老屋土墙今犹在，残门锈锁未开。儿时玩伴今何在？满树红柿无人摘。

风过影动，满树的枝果微微摇晃，似乎依旧在等待，等一场秋风，等一场霜降，等一家人的归来。

乘着一箱南瓜遨游

■程旭

办公桌对面墙上挂着中国地图，西部广袤的轮廓日日“盯”着我，我也时常凝视着它。这些年来，去西部看看的念头时常浮起，又总是被现实阻挡。繁忙的工作、需要照料的家人、刚好维持生计的薪水，这些都锁住了我迈向远方的脚步。

一天，我突然奇想：既然我还不能去往那片土地，何不让它捎来一些问候？于是，我立刻在网购平台下单了一箱从西北产地发货的贝贝南瓜。这不再是一次简单的消费，而是一场心情的遨游。我要借这一箱南瓜，完成一次心灵的远行。

第二天午休时，我迫不及待地点开订单，看到那箱南瓜的物流信息：01:47，西部地区一个小县城的营业部已揽收。物流图中一条红色物流虚线从那个县蜿蜒出来，被红线贯穿之地，有我向往的辽阔草原、如镜湖泊、千年胡杨林……我感觉自己仿佛正被这箱南瓜载着，踏上了向往已久的旅程。我的心一下子欢快起来了，一缕小小的幸福气息刺破心头的沉闷升腾而出。

我看着手机屏幕上那条载着我快乐心情的物流线，忽然想起了美娜。曾经有一段时间，我的生活陷入困境，情绪也被推进低谷，实在挣扎不动近乎抑郁时，我向高中同桌美娜——如今已是一位心理教师——求救。下班后，她带我走进她的心理工作室，让我选择自己喜欢的、真正触动心弦的小物件，随心所欲将其摆放在沙盘上。

美娜坐在一旁，默默地看着我将那些小物件拿起又放下，如同观看一个小孩子自由自在地玩耍。一个多小时后，当我摆弄完，她走过来轻轻拥抱着已经泪流满面的我，柔声问道：“那些坏情绪，释放出来一些了吗？心里感觉松快些了吗？”我点点头。她握紧我的手，亲地说道：“人这一生，总会遇到困顿时刻，而且可能不止一次两次。这种时候，既要靠自己挣扎爬起，也要学会伸手抓住岸边的树枝、藤蔓……谢谢你相信我、来找我；更要谢谢你，通过随心摆弄这些小物件，为自己推开了一扇透气的窗。”

然后，美娜教我：即便身处困境，也要每天找出并记下5—10件能让自己感到愉快的事情。比如在路旁偶遇一朵盛开的紫色小花，比如在街角小店里瞥见童年时吃过的酸甜山楂卷……她告诉我，那都是于困顿中积攒幸福的涓涓细流。

美娜教给我的方法，成了我生命中的一个个“法宝”，我一直在应用着。比如昨天网购的这箱贝贝南瓜，它正带着小小的幸福和广阔的风景翻山越岭向我而来；而我的身心也正轻松遨游在它的旅程中：从西北的绿洲出发，穿过茂盛的丛林，掠过雪山脚下的古城，经过戈壁滩中的一个驿站……每一个地方都在我心中展开一幅画卷：金黄的胡杨林，成群的牛羊，映照着重山的清澈湖面，风中吟唱的沙丘……

这时我更加明白，美娜教我的，不只是一种应对现实生活的具体方法，更是一种生活的智慧。即使我们的躯壳被困于方寸之地，心仍可以乘物以游。它可以乘着沙盘里的一艘木船出发，也可以乘着一箱远方的南瓜去自由驰骋。

乘着一箱南瓜遨游，最终抵达的，是那个对生活始终怀有热爱的自己。